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二十卷
灤陽續錄二

20

書名：白話閩微草堂筆記第二十卷灤陽續錄二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5 年 4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9789869167307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灤陽續錄二

目次

側室命	26
以術取金	24
那能便死	23
京師長隨	22
地理	20
棋子	20
天良激發	18
死於狐	15
張東海	14
身殉	13
威靈	12
劉德臨陣鎮定	10
輕薄招侮	9
方士真偽	7
魂猶報國	6
侮人取禍	5

文鸞	28
無機心	29
橫虎	30
少年綺語	32
放榜	34
禁忌	35
翰林院狐女	36
不能訟察	37
張相公廟	39
第二十卷 灤陽續錄二	
仿雕版新編	42

侮人取禍

一個館吏，議敘得了經歷，在會城按照資歷等待依次補缺，等了很久的時間都沒得實缺差遣，生活困頓不堪。有上官憐憫他，暫時令他署理衙門典史之職。他竟然大作威福，又氣燄囂張凌辱同僚，之後緣於其他的事，竟然落職了。

邵二雲學士偶然說起這件事、這個人。他說起他的家鄉有讀書人，才在夜裡讀時，聽聞窗櫺有聲，仔細一看，那窗紙裂了一條罅縫，有兩隻小手分別掰開著。

那隻小手的大小如瓜子，隨即有一個小人一躍而入，身上穿著彩衣紅履，頭上梳作雙髻，眉目如畫，高僅僅二寸有餘。抓起案頭的毛筆舉著旋舞，往來騰踏在於硯台上，一時拖帶著墨瀋，將書卷都弄髒了。

此人起初甚是錯愕，坐著觀看良久，覺得那隻小人也沒有其它伎倆，他才舉起手撲捉那隻小人。那隻彩衣小人叫了一聲就被捉住了！

彩衣小人蹣跚在那人的掌握之中。聲音呦呦一如蟲鳥鳴叫，好像在求饒乞命。那個人恨極了，逕自拿了彩衣小人在燈上燒了殺之，滿室都是枯柳的木氣，也沒有其他變故。

這些妖精才煉形有成，還毫無幻術，竟然肆意侮辱人，自己取禍，這就

是那個館吏的一類的吧？這故事不知是真有這事，還是邵二雲所編造的故事，然而聽著也是足以為戒了啊。

魂猶報國

昌吉守備劉德說，以前征回部之時，因為有急檄文件要送達，他走珠爾土斯路奔馳前往，路上陰晦迷路失道了，十餘騎兵都迷路了，裏帶的糧食都快吃完了，又無水泉，眾人姑且坐在樹根上等著，希望天晴，眾人才能分辨南北。

一時見到崖下有幾隻人和馬的骨頭，雖然是經了風雪剝蝕，衣物器械都朽了，然而觀察這些遺骨的形別，很像是大清朝的兵。備劉德就對之慨歎說：「再兩日不放晴，我就要與你們在這裡作伴了。」

頓時有旋風起於林外，忽來忽去，好像似在相招。劉德試著縱馬追隨那陣怪風，旋風隨即作前導；他們若是暫時憩息，那陣風也不走了。劉德知曉這陣怪風是那些骸骨之靈，他們隨著怪風返行三四十里，又度過兩重山嶺，才找到舊路。那陣風也隨即停息了，一時眾人都哭拜才離開。

嗟呼！生既捐軀，魂猶報國啊，這精靈長在，而名氏都掩沒了、不可考察，這真是教人感到悲傷啊。

方士真偽

說沒有神仙，但是卻聽過有人遇見；說是有神仙嗎，又不是時常可以遇見。漢代劉向、晉朝葛洪、南朝陶弘景以來，記載神仙之書不下百家；所記載的神仙之姓名，又不下千人，然而後世卻都不再有人說起他們了。

後世所遇的神仙，又自有後世神仙之名。難道是那些神仙們，雖然能保固精氣得以久延年命，卻終究要歸於遷化耶？又神仙們清靜，方士能幻化，本來就是各自一途，不同的來處，諸書所記載的，卻是稱凡是會幻化的人都叫神仙，一點也沒分別。

有一個王嬖嬖，是房山人，家住在深山裡，曾經告訴先母張太夫人一個故事，她說：「山裡面住個一個道人，年紀大約六七十歲，居住在一座小庵，撿拾山果為糧，掬水泉飲用，總是日夜擊打木魚誦經，從沒見過他到人家去。就是有人到他的小庵去找他，道士也不太願意酬答，送他東西也不收。」

王嬖嬖的姪子在外作傭工，一天夜裡，他回家探望母親，經過了他的庵前。道人大駭說：『夜深了，山裡有老虎出沒，你怎麼就走入山的呢！須得我送你過去才行。』道士拿了木魚，琅琅的擊打著當前導。

還沒走半里路，果然有一隻老虎突出。道人自己以身體屏障，老虎自己就去了，道人也不道別也是自己回去，後來那個道士忽然失去所在。」

難道這位道士就是個仙嗎？

從叔梅庵公說：「我曾經見過有人指使童子登上三層明樓上（北方的房子用瓦覆蓋的，是為暗樓，上層作雉堞形以備禦寇的樓房者稱為明樓。），再以手招之，那個童子翩然而下，一點也沒受傷；又拿著銅盃投入溪中，呼叫一聲，那隻銅盃徐徐的浮出水面。」這些都是方士的禁制之術，並不是神仙。

舅舅張健亭說：「磚河的農家在野地放牧幾頭牛，忽然牛隻都在同一時間暴斃死了！有個道士經過，看見了就說：『這不是真的死了，是被妖鬼攝去了。快拿我的藥物灌救，使牛隻的臟腑不要壞了，我來為你們劾治，召回牛的魂魄。』因此牧人就請道士到家裡，道士跳著禹步大作法，約半刻鐘後，那些牛隻果然都蹶然而起。人們留道士吃飯，他也不願意，就離開了。」

有知道這種事的人說了：『那是先將毒草放置在草中，再拿解藥灌救。道士不肯接受謝意，是顯示自己不圖財物，要等再來的時候，熒惑地方上的人。我在山東，就見過這個人施行此術了。』此話一時傳出，那個道士就不再出現了。」

連方士之中，都有真又有假，怎麼都能說是神仙呢！

輕薄招侮

李南澗說他家鄉的鄰縣有一個人，是故家子弟。他是少年挑達，頗好漁獵男色，也就是說他喜歡同性。有一日，他從親戚家中飲酒後回家，途中還距離城市稍遠，一時變天了！雲陰路黑，想著大約來不及進城了，又有微雪簌簌落下。他正在躊躇之間，看見十許步外有燈光，他遣了僕人去看看，則是茅屋數間，可是四無居人，屋中只住有一童子和一老嫗。

問：「有地方休息嗎？」

老嫗說：「我兒子久出在外，只有一個孫子與我住在這裡。家裡還有空屋兩間，如果不嫌棄湫隘簡陋，可以暫時睡一晚啊。」

老嫗遂呼叫童子去幫著繫二匹馬在樹頭，繼而邀請那人入座。老嫗說自己老病須要早睡，囑咐童子招呼客人。童子年紀大約十四五歲，一身衣履破敝，然而眉目極其姣好。那人就試著用言語挑逗，那童子自顧自地吹火煮茗，也不太答應。漸漸地，童子也與那人開始說說笑笑了，好像有些了解那人的意思了呢。

忽然間，童子乘間悄悄對那人說：「這裡太靠近祖母的房間了，等到了雪晴，我自己會到你家去乞賞。」

那個人大感喜慰，解開繡囊拿出玉玦贈給童子。童子也羞澀的接受了。

兩人軟語長久，說了一通話以後，童子這才乃掩門持燈而去。

那個人與僕人們都倚著牆壁倦縮著休憩，不知不覺的昏睡過去。一直到醒來時，則屋子已經不見了，他們都坐在人家的墳墓柏樹下，他一身的狐裘貂冠，衣褲靴襪，都被剝得精光，渾身光溜溜的裸體坐在雪中，寒凍不可忍耐，那二匹馬也失蹤了。幸好僕人的衣物沒被剝光，這才脫下一件破敝的皮裘給主人遮蔽上身，拐著腳走回家去，都說路上遇到強盜了。隨即那兩匹馬自己識路自歸，馬身上的尾鬣都被剪光了。他原來的一身衣冠，則是在糞坑裡找到，都浸滿糞水狼籍污穢。一看就不是強盜所為，那個人都說不清楚了，僕人這才都說出了那一夜的情狀。人們才知道那個人是輕薄招侮，被塚狐戲弄去了。

劉德臨陣鎮定

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的昌吉之亂，一開始都沒有跡象。當地的屯官以八月十五夜晚犒賞流放到那裡的罪人，在山坡上置酒吃喝，男女雜坐。屯官喝醉了以後，逼著流放的罪人妻女婦人唱歌，頓時激出民變，流民戕殺屯官！劫軍裝庫，佔據了池城。

十六日天亮，激變之事報到了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立馬催促聚兵。當

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有一百四十七人，人人都是百戰勁卒，都輕視賊人。

溫公親自率領一百四十七人即刻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叩馬說：「此去昌吉九十里，我們奔馳一日到城下，那麼他們是以逸待勞，我們吃虧在先了，他們坐守而我們仰攻，這也不是百多號人所能辦的。而且此去昌吉，一路都是平原，瑪納斯河雖然稍闊些，卻處處都能策馬渡河，毫無險要可以扼守。能扼守此處只有山口的一條小路。那些賊人得了城池，必定不會守在那裡，他們勢必要到山口小路那裡等我們。溫公您不如駐兵在此，借著陡崖遮蔽，賊人就不知道我們的兵有多少。等到他們來的時候，我們再扼險下擊，這是反攻為守，反勞為逸，賊人就可以破了。」溫公聽從守備劉德的建議。

直到賊人將至之時，劉德左手執著一面紅旗，右手拿著利刃，命令眾人說：「看著他們揚起的塵土氣，雖然不過千人，可都是亡命之徒，他們必然以死相鬥，這也不易抵擋。所幸他們所乘騎的都是屯馬，從沒經歷戰陣，一旦受創必定反走。你們等，各自拿著槍，屈下一膝跪著，只要對著馬匹伏擊，馬跑了，叛賊就亂了。」

又命令說：「望見影兒就鳴槍，是打不到賊人的，但是火藥先盡了，賊人若到了反而無用。你們所有人要看著我這面紅旗，紅旗搖動才可以鳴槍，若有人敢先鳴槍者，當場殺了！」

俄而賊眾的槍爭相發作，砰訇動地，劉德說：「這些都是虛發的槍子，沒用。」等到他們的鉛丸擊倒前隊，傷了一個人，劉德說：「他們打得到我們了，我們開槍必定也能打到他們。」

劉德舉旗一揮，眾槍齊發！那些賊人的馬，果然都橫逸亂竄！逃跑了，一群賊人自相衝擊。我兵大聲鼓噪、乘機殺出，大隊賊人都被殲滅了。

溫公嘆息著說：「劉德的狀態形態如三家村的老翁，然而臨陣能夠如此鎮定。一班的參將都司與他並肩，也都只是些善於應對和趨蹌的人而已。」所以那一役，以守備劉德為首功。然而捷報不能詳細描述其中的曲折，我今天詳細描寫，希望不要淹沒他的事蹟。

威靈

由烏魯木齊到昌吉，南界是天山，無路可上；北界是葦湖，也是連天無際，淤泥深積一丈多，如果陷入了淤泥，動輒滅頂。如果賊人打敗了，絕不會向西回去佔據昌吉，而是向南北橫奔，都會進入那處絕地，官兵都以為那是賊人惶遽亂奔、迷盲失路的緣故。

後來官兵從捉來的俘虜訊問過程，都說：「驚潰之時，本來想要向西逃走。忽然看見關帝爺立馬雲中，阻斷了歸路，所以不得已而旁行，希望能藏

匿起來。」

這神之威靈，竟然到了這二萬里之外，是國家的福祚，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啊！蜚鋒塘斧，說的就是小人物、還有那些殘民亂匪，發動兵變又有什麼可怕的呢！

身殉

昌吉還未變亂以前，昌吉通判赫爾喜奉了檄文，調至烏魯木齊核檢倉庫。當他到了烏魯木齊，聽聞昌吉城陷落了！當場憤不欲生，他請示溫公說：

「屯官激變，他們造反未必是本心。我願意單騎迎賊於中途，曉諭他們，對他們說明利害。如果真的能縛來為首的渠魁獻上，就可以不必勞動大軍征討了；如果他們是梟獍成群，不肯反正，則我必定要手刃他們的頭目，不會與他們一起活了。」

溫公阻止，可惜赫爾喜不肯聽，竟然帶著弓箭騎著馬，馳往昌吉去了，他直入賊中，以大義再三說明開導賊人。

賊人都說：「你是好官，這裡卻沒有你的事。事已至此，勢不可回了。」眾人遂擁赫爾喜到路旁，放了他，任他回去。赫爾喜知道這事已經說不成了，竟然掣刀奮力殺死了幾個反賊，格鬥而死。

當時的公論都惋惜的說：「屯官又不是赫爾喜的屬下，流人也不是他來治理，並無所謂的放縱。流人反響是起於一時氣憤，並非預謀不軌，赫爾喜也無所謂的失察。他奉調出差，身不在署地，更無所謂的守禦不堅，或是棄城逃遁。」

被劫去的軍裝庫，都是營弁所掌管，赫爾喜也無所謂的疏於防範。於理於法，赫爾喜都沒有死的理由，但是赫爾喜始終堅持與昌吉城共存亡這一說，甘心以身殉死。這是他的志氣啊，說他是罵賊而死的顏常山、張睢陽一樣的人物，也是對的。」

所以赫爾喜的靈柩回歸故里時，人們都不哭不奠。而昌吉的屯官們之殘骸（屯官們被流民用鐵劊自腳踵寸寸劊碎至頭頂。昌吉亂定後，才掇拾縫補起來。）送回家鄉時，竟無人肯焚一陌紙錢給那些激起民變的屯官爺們。

張東海

朱青雷說，他曾見過一幅長卷，字體大如杯，筆畫怪偉，極似張二水的字。首題《紀夢十首》，然而卻是蠹蝕破爛，只有兩首還完整可讀。

其一曰：「夢到蓬萊頂，瓊樓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湧海中間。遙望仙官立，翻輸野老閒。雲帆三十丈，高掛逕西還。」

其二曰：「鬱鬱長生樹，層層太古苔。空山未開鑿，元氣尚胚胎。靈境在何處？夢游今幾回。最憐魚鳥意，相見不驚猜。」年月姓名都已經破損失卻了，不知是誰作的。

朱青雷也曾為李玉典書寫此詩在扇面上，並附以跋。

有人說：「這是朱青雷自己作的，託是古人之作。」

然而朱青雷的詩格，婉秀如秦少游的小石調，與這二詩的筆意一點也不相近。

又有人說：「詩與字都像似張東海寫的。」

《東海集》我以前曾經見過、讀過，卻不記得是否有這兩首詩，待更考之。（朱青雷的跋寫著，前詩的後四句，從來沒經過人們宣傳。然而昌黎的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就是此意，只是襲取無痕而已。）

死於狐

回部有一個豪富家的兒子，身形體態臃腫至極，走起步來都蹣跚了，又不修邊幅，總是滿面垢膩。然而那個胖子卻喜好游狹斜昵，每遇到婦女必定目不轉睛地注視人家。有一日，他獨行，遇到一位美貌少婦風韻絕佳。當時

新雨過後，路上泥濘不堪，他遽然向前去調戲少婦，說：「路上濕滑成這樣，嫂子需要扶持嗎？」

那少婦正色說：「你別憤憤錯想了，我是狐女，平生只是拜月修形，從來不作媚人採補的事。你自己看看自己的樣子，還敢說出這種話？你不怕馬上就會招來禍事！」

少婦遂抓起一把沙屑灑向那個胖子的臉面！胖子嚇的到退卻步，忽然墮入溝中，當他努力跳出溝子，少婦已經不知所往了。

從此那個豪富家的胖兒子總是心裡惴惴，很怕狐女來做祟，可是事後也竟然無患。

數日後，友人邀他飲酒，說是來了一個新出道的小妓女侑酒。那個富家子仔細諦視，竟然是之前的那個少婦！

他疑心驟起，又害怕又疑惑，都不知所措了。憋急了，才壯著膽子問少婦說：「某日雨後，你是否曾經前往東村？」

妓女漫應說：「是我姐姐在某日前往東村看阿姨，我沒去。姊姊與我的貌相相似，公子你當時看過了嗎？」

妓女的言語說的恍恍惚惚，竟然不知是怪他認錯人了？他也問不出是個妓女是妹妹還是姊姊還是狐女？只好托故逃席，跑了。

胖子離開後，妓女描述了之前兩人曾相遇的故事，她說：

「實在是厭憎他的醜態，而且怕他行強暴，不得已只好誑以偽詞，說自己是狐女，指望能得求解脫。幸好他自己跌倒了，我就藏匿在麥場的積柴後面，沒想到他信以為真。」席中眾人聽了莫不絕倒。

一客人說：「既入青樓，怎能選擇客人呢？他也是個能千金買笑的人啊！為何你不去找他說個清楚？」

於是那個客人遂偕同小妓女前往豪富家找胖子，妓女將自家的公婆以及丈夫的名氏都說了個清楚，那個胖子才釋疑。（妓姊妹，即所謂大楊二楊者，當時名士多作《楊柳枝詞》，皆借寓其姓也。）

小妓女又謝說：「小時候我就知道你了，前幾日相遇喜見憐惜，所以開你個玩笑，沒想到竟然唐突你了？我深為歉疚，敢抱衾薦枕以自贖。」

她的吐詞嫺雅，嬌媚的姿態橫生。豪富家的胖兒子遂大為所惑，將小妓女留下來住了好幾天。甚至召她的丈夫來，說定了按月付給夜合的錢財，小妓女和豪家胖兒子狎昵經年，那胖子最後竟然死於消渴症，那是糖尿病。

先兄晴湖說：「狐對付人，人會害怕，那是怕死啊；人對於狐，則非但是不怕，還不怕死，那是自以為能與狐稱同類，是吧？走個路都能給個禍事，她也是有言在先了呢。說那個豪富家的兒子是死在妓女手上，還不如說他是

死在狐女手上。」

天良激發

郭大椿、郭雙桂、郭三槐是兄弟手足。三槐屢屢欺侮他的兄長，還跑去縣衙告他們。歸來時在一座寺廟休憩，見到寺廟裡面，僧人緇袍滿座，大聲唱著梵唄。

主人雖然穿著吉服，但是容色慘沮，宣讀疏文通誠之時，一句一哽咽，淚隨聲下，郭三槐就問僧人怎麼回事？

寺僧說：「他的哥哥病危，他正在為哥哥求佛祖祈福。」

郭三槐聽了，癡立良久，忽然發顛狂！捶胸頓足而呼說：「人家的兄弟是這樣的耶？」他就一直反覆不已的說這一句話。

人們扶掖郭三槐回到家，他竟從此不寢不食，仍是頓足捶胸，反覆的誦唸這一句話，兩三日都不停止。郭大椿、郭雙桂早就分開住了，聽聞弟弟郭三槐這樣了，都跑來看他，持著他的手哭著說：「弟弟怎麼了？何至如此呢？」

三槐又癡立良久，突然抱著兩個哥哥說：「哥哥是這樣啊！」長號數聲，一蹶而絕，死了！

人們都說：「神殛之。」

這並不是神殛，而是郭三槐愧而自咎，這就是聖賢所說的「改過」，也是佛家釋氏所謂的「懺悔」。他若有這樣的志心，那麼田荊的故事、姜被的典故，也都是神的所為了。有這種事，神才要允許呢，又怎麼會殛死他呢？

他一慟就死，直接原因是自己感動於中，天良激發了！自覺自己的作為實在不可立於人世，所以一瞑不視，戢影黃泉，怎麼會是神來褫奪他的魄呢？

可惜他雖知過而不知補過，氣質用事，一發不可收拾；內裡又沒有學問來相濟用，又無明師益友來引導他，更無賢妻子來輔助他，遂不能惡始美終，緩緩的彌補過錯，那是郭三槐的不幸啊。

以前田氏姊姊家買了一個小婢女，是娼妓家的女孩。小婢女聽見人們譏誚鄰婦的淫亂，瞿然驚怕的說：「那事是不可做的嗎？我以後也不要這樣才好。」後來，小婢女長大嫁為農家妻，終身貞潔。然則郭三槐的悖理，正是無知引起的。所以家裡的子弟應當先教育他們知禮才是。

棋子

朝鮮使臣鄭思賢，贈送給我棋子兩盒，都是天然圓潤，不像似人工作的。說黑子是海灘碎石，年久為潮水沖擊而成的；白子是小車渠，就是貝殼的化石，這也是海水所磨瑩而成，雖說都不是難得的東西，只是要檢尋這些棋子的厚薄均勻，輪廓端正、色澤均勻的棵粒，需要日積月累，不斷比較抽換，並非一朝一夕之力而已。我放置在書齋，頗為雅玩，後來被范大司農取去了。司農歿後，家計蕭然，至今都不知流落何方了啊。

地理

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二樓，以上都是歷代詞賦家沿用的形容詞句。朝鮮，琉球，日本等諸國，都能閱讀華文。我見過日本國的五京地志以及山川全圖，地圖標示的疆界廣袤有數千里地，可是都無所謂的仙山靈境。至於朝鮮，琉球來的大使，則是我曾經數次與之對談的對象，我經當面詢問他們本國的地理。

他們都說：「東洋自日本以外，大大小小的國土凡數十個，大大小小的島嶼也不知幾千百座，是中朝的人不可能到達的地方。每每帆檣萬里，商舶

往來，也都沒聽說過你說的仙山啊。

唯有琉球的落漈，似乎就是你要的三千弱水了，然而落漈的舟船，偶值海潮平安的時候也會來，也都不曾聽聞他們那裡，有什麼可望而不可及的白銀宮闕。」

然則「三島十洲」，豈不是純屬虛構的詞句嗎？《爾雅》、《史記》，都宣稱河出崑崙。考究河流的源頭有兩處，一是出於和闐，一是出於蔥嶺。有人說蔥嶺才是河流的正源，和闐之水流入的；也有人說和闐才是真正的源頭，蔥嶺之水流入。這雙流既合，也不能分辨誰是主、誰是賓了。

然蔥嶺、和闐，則現今都在大清版圖內，也都派兵開屯列戍四十多年了，即使是深巖窮谷，也都有人耕牧。不論這兩山之水誰是正源，兩山之中，必定真的有一個崑崙啊。

而所謂的瑤池、懸圃、珠樹、芝田，都不曾有人見過、也沒有人聽說過。然則五城十二樓，豈不是又更荒唐了啊？

不但此啊，靈鷲山就在今天的拔達克善，諸佛菩薩的骨塔也都還在，與歷代的詩詞題記、梵書等也都一一與經典相合。

那裡還有石室六百多間，即是所謂的大雷音寺，回部的遊牧民族居之。我大清官兵追剿波羅泥都、霍集占，曾經到過那裡，所見不過如此。種種莊

嚴，好像都是詞家詩人的藻繪之詞啊。

相傳回部祖國，是以銅為城。靠近西部的回部人民說，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的回部人民說，銅城在其西萬里。東西兩回部的回民彼此遙拜，迄今無人曾經到過銅城。以此推之，恐怕這南懷仁的《坤輿圖說》所描摹畫寫的五大人洲，珍奇靈怪等等，都是此類吧。

編修書周昌說：「有佛緣的人，然後能見佛界；有仙骨的人，然後能見仙境。不可以尋常人的耳目見聞，就斷定世上沒有佛國仙境啊。」我曾見過一個道士游覽崑崙歸來，所說的內容與舊時記文都一樣。如果真是這樣，那我真的不知道了啊。

京師長隨

殿撰蔡季實有一個僕人，是京師的長隨。最是狡黠善於應對了，蔡季實頗喜歡他的伶俐。忽然有一天，僕人的二個幼子都暴斃死了，他的妻子也在家上吊死了，人們都不知道緣故，只能姑且斂葬而已。

那僕人家有老嫗私下對人說：「是那個婦人私下裡有了外遇，想要毒殺親夫，然後再帶著兒出嫁，秘密的跑去市上買了砒霜做成餅餌，等待他的丈夫歸來。沒想到兩個孩子竊食偷吃了！竟然一起毒死了。那個婦人悔恨莫

解，也跟著上吊自殺死了。」

然而這種事，是老嫗在昏夜之中，於窗外竊聽來的，僅僅是粗聞秘謀的言語，並不能辨認婦人的外遇是誰人，也無從追究詰問了。那個僕人不久也發病而死。僕人死後，他的同儕們竊竊議論說：

「主人那麼信他，他還百計欺侮主人。其他的事先不論了，就說昨日的事吧，昨天四鼓主人要去圓明園侍班，他卻故意放縱駕車的騾子跑了！駕車的御者追去也沒回來。更漏已過，時間已經快要來不及了，再去叩門借車，想必更是來不及使了，主人急著叫他去僱用出租車轎。他則說：『風雨快要來了，這非五千錢不可，否則人家也不願來。』主人無計，竟然委曲聽從他去花五千錢雇車。那豈不是太過了嗎？他遭了這種奇禍，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吧？」

蔡季實聽聞了這些話以後，說：「他是死的太晚了啊，我還誤以為他是解事的人啊。」

那能便死

楊槐亭前輩說，他的家鄉有一位做官退休，回歸鄉里隱居的人，平時閉門頤養，一點也不想干預外事，日常生活也頗得林下之樂。

只是他沒有兒子，常以無後嗣為憂。他到了晚年終於得了一個兒子，異常珍惜。但是幼兒患痘症，性命危急。他聽說勞山有個道士能預知，親自前往叩問。

道士開懷大笑的說：「賢郎尚有多少事未了啊，那能就這樣死了呢？」後來果然遇到良醫醫治而痊癒了。

他那個兒子長大了，驕縱成性，還學會了冶游放蕩，竟然破其家財。之後一家人流離寄食，好像餓鬼求食，到處借貸乞討。

鄉黨有議論說：「此翁也沒做什麼壞事或是不名譽的事，不應該有這種敗家兒子。只是他原本只是個蕭然寒士，作了縣令不過十年，就已經官囊豐滿，財產逾數萬，這就不知道他的致富之道，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來處啊？」

以術取金

楊槐亭又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學茅山道法的人，劾治鬼魅多有奇驗。有一家被狐所祟，請他前往驅除。那人整束法器，指日就要起行，有個老相識的老翁上門來拜訪他。

老翁說：「我很久以前就與狐為友。那隻狐的事急，乞求我來說一句話。那隻狐並不是獲罪於先生，先生也不是有憾事於那隻狐。你不過得了些錢

財，所以才要去幫著料理罷了。狐聽說事定之後，對方答應給你廿四兩金子，現在牠願意出十倍價錢送給先生你。先生你不去行嗎？」

老翁隨即拿出金子放置案上。那個人本來就是個貪婪的人，當場答應了。

第二日，那人就對來接他的人說：「我的法力能治得了凡狐。昨天我召請天將檢查，在你家的為祟的是天狐，並不是我所能制的了。」

那人得了金子之後，竟然特別自喜。因此想啊，狐既然多金，就可以以術取來。他遂考召四境之內的狐，威脅著要用雷斧火獄治狐，只要拿錢來給他就可以免除刑法。他就這樣頻頻徵索，狐不勝其擾，於是一起商計偷盜了他的符印。

那人失了符印，就被狐所憑附了，顛狂號叫，自己跑去投河了！群狐又將過去獻上的金銀都拿走了，銖兩不存。

人們都以為他就像費長房、明崇儼一樣，役鬼太重反而鬼被殺死了。是後來他的徒弟們陰泄了他的私事，這下子，人們才知道他致敗的緣故。

這些術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驅除妖厲，他們的權柄與官吏相同。接受賂放縱奸人，已經是不可以了；怎麼還能多方索求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天道神明，做惡的人怎能逃的過上天的鑒察呢？此人如果不被群狐殺之，也當躲不過雷霆之誅啊。

側室命

天高地遠，鬼神茫昧，好似都與人無相干，然而有時後也是有應如響，人們那怕用智力，殫精竭慮的想啊，也不能與命相爭。

滄州上河涯，有某甲女，許配給了某乙家的兒子，兩家都是小康人家，婚期就訂在一二年內。有個算命的星士經過某甲的家，因為風雨阻路，就留宿在某甲家中，某甲就將女兒的命格請算命的星士推命。

星士沉思良久，說：「沒帶算書來，此命不能推也。」

某甲覺得他說的話中有異，窮詞緊追詰問對方。

星士才說：「根據此八字算來，是側室的命。可是你家的狀況，又好像不應該至此啊！況且你說女兒已經有嫁期了，然而干支無刑剋，斷是不可能再嫁的，所以愈加有疑惑了。」

有狡黠的人聽聞這種事，想要借以牟利，就來說服某甲說：

「你家的家財有多少啊？加上嫁女兒必定要多費錢治辦嫁妝，更是不支啊。命定既然是如此，不知先詭言女兒病了，再詭言女兒死了，買個空棺材速速葬了。然後夜裡帶著女兒遠走到了京師，改名換姓，將女兒賣給貴家為妾，那時要多少金銀都可以啊。」某甲竟然聽從了這個計謀，也做好了。

正好有達官家嫁女兒，求買個美麗的媵妾陪嫁，竟然出一二百金買了甲女。

過了一個多月，達官家嫁女，一家人就一同上船泛舟南行，船行到了天妃閣，翻船了！

全家都葬身魚腹，獨獨某甲的女兒遇救，得以生還，因為還是少女，沒有人敢收養，直接送到所司的官衙。所司的官員問她由來，女兒在那戶達官家不久，僅僅知道主人的姓，但是卻不能說出主人的爵位和鄉里；只是對自己的復古姓名和居址，言之鑿鑿，說的都是真的。官衙於是移牒文到了至滄州，某甲詐死賣女的事遂敗了。

當時某乙的兒子已經與表妹結婚了，當然沒有改盟的道理。聽聞某甲賣女兒得了許多金子，憤恨想要告他騙婚。

某甲窘迫異常，表示願意仍將女兒嫁給他的兒子。但是他的表妹家聽聞此事，又想要去告某乙。這紛紜轆轤，勢必要成大獄了。

兩家的故舊戚眾為他們調停，叫某甲出錢去迎回女兒，回來還是嫁給某乙的兒子當個側室，這個難題才彌平了。

甲女還家以後，某乙的兒子也來親迎。某乙以牛車載甲女到家，當她拜見婆婆的時候，苦苦辯解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意思。

婆婆說：「既然不是你的意思，賣你的時候，怎麼不說你有丈夫？」甲女無詞以應。引她去拜嫡妻，甲女稍稍趑趄，好像不情願一樣。

婆婆說：「你被賣為媵妾之時，也不拜耶？」甲女又無詞以應，遂拜如禮。

乙家的婆婆終身以奴隸的身分對待甲女。這是雍正末年的故事。先祖母張太夫人當時避暑水明樓，她知道這個故事的內情最清楚了。

她也曾經對家裡的婢女們說：「她的父親不過是想要多些金錢，那個女孩不過是想著富貴生活，所以那人的計謀才能得逞，而那個星士的話才應驗。所以算命不一定有益，反而失了根本也是有的。你們這些人看這件事，就可以打消諸多妄念了吧。」

文鸞

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個婢女名叫文鸞，最受到家人的憐愛。正好我寄信回家寫說要找個侍女，叔母在諸多姪兒中最喜歡我，就擬將文鸞贈送給我當侍女。私下也問過文鸞意願，她也沒有特別抗拒。叔母也為她製辦衣裳簪珥，還看好日子準備車轎送來。

家裡有嫉妒她的人就唆使她的父親多所要求，這件事就做不成了。文鸞竟然鬱鬱發病死了，當時的我並不知情。數年以後，才稍稍聽聞這些內情，然而也是如雁過長空，影沉秋水，都無能為力了。

今年五月，我即將扈從啟行，在摒擋下小倦，坐著假寐。忽然夢見一個女子翩然而來。起初並不相識，驚問：「為誰？」那女子凝立無語，我也遽然醒來，都不知這是有什麼緣故。

直到家人會餐，我偶爾說起這件事。我第三子的媳婦，也是我的甥女，自幼在外祖家與文鸞嬉戲，又熟稔她齷恨心事，瞿然說：「是文鸞來耶？」因此都將文鸞的容貌形體形容了一下，竟然與夢中所見都吻合。

是耶非耶？為何二十年來久置度外，都沒應響，卻忽然無因而來入夢也？詢問她的葬處，正想著將來為她樹杞片石。都說那處丘隴已經彌平了，久埋沒於荒榛蔓草，早就不可指認了。我將這件事姑且收錄於此，以慰黃泉。

回憶乾隆辛卯九月，我題秋海棠詩曰：「憔悴幽花劇可憐，斜陽院落晚秋天。詞人老大風情減，猶對殘紅一悵然。」好像就是我與文鸞的寫照啊。

無機心

宗室的敬亭先生，是英郡王的五世孫。著有《四松堂集》五卷，其中有《拙鵲亭記》寫著：「鵲巢鳩居，都說是鵲巧而鳩拙也。小園的鵲鳥多，還有牠們的伴侶，都棲息在這個林子裡。我觀察牠們，鳩鳥並不是天生討厭築巢居住，鵲鳥也不畏懼鳩鳥搶奪。」

那是鳥的性情太拙，尤其鳩鳥更是拙了，牠們最不善於築巢。所以雨雪霜霰一來，鳥族毛羽就蓬蓬鬆鬆；而朝陽一出，又繼續群噪於木梢上，鳥聲鳴叫其音怡然，好像也不以露棲為苦，況且牠們也飛不高，飛不遠，只是在園之左右飲啄，有時候飛入主人的堂屋，若是正好主人有吃剩的食物，牠們就來啄食，主人家有客人來了也不驚起，好像還會看著客人與主人，都無機心的樣子。

辛丑年初，還是寒冬之際，我蓋了一座亭子在堂屋的北邊，當時天寒地凍，鵲鳥環環棲息在林樹上，所以取名為「拙鵲亭」。可是說鳩鳥拙才合適啊！鵲鳥又不拙？然而不拙就不足以成為我這園子裡了鵲鳥啊。」

這是借鵲鳥故事寫寓意，還是不久之前的事，定非虛構，這也是異聞啊。敬亭先生之弟倉場侍郎宜公，出版敬亭先生先生的《四松堂集》，我為他校讎，因此掇而錄在這裡，以資談柄。

橫虎

瘍醫殷贊庵到病家醫治病人，從深州的病家要回家了，主人就派遣楊姓的僕人護送他回去。僕人楊某為人暴戾，眾人都叫他橫（去聲）。虎，橫虎卻沿途尋鬩，無一日不與人爭競。

一日，昏夜行到了一村，旅舍都住滿了人了，於是殷贊庵與橫虎就到一處寺廟借助。僧人說：「只有佛殿後有空屋三楹。可是那裡面有物為祟，不是騙人的啊。」

楊某大怒說：「什麼髒東西敢來祟楊橫虎耶，正想找找呢！」

楊某就催促僧人掃榻，與醫者殷贊庵一起睡。殷贊庵心裡害怕，貼著牆壁睡，那橫虎卻是躺臥在外頭，點亮蠟燭等著。

當人定後，大家都睡了，果然有聲音嗚嗚嗚的自外入內，原來是一個美麗的婦人。她漸漸逼近榻邊，楊橫虎突然起身，一把將那個女人抱住，隨即接唇狎戲。

美麗的婦人忽然現出吊死鬼的鬼形！形貌惡狀可畏。醫者殷贊庵渾身戰慄，打寒顫牙齒格格相擊。

楊橫虎徐徐笑著說：「你面貌雖然可憎，但是下體應該與常人一樣吧，那就來一下吧！」

他左手攬著女鬼的背，右手遽然伸出，剝下女鬼的褲子，還將女鬼按在榻上。那隻吊死鬼大聲號叫！逃跑了。楊橫虎還在後追趕叫女鬼回來，女鬼竟然不回來了，兩人才能睡到天亮。兩人離開僧寺前，楊橫虎對寺僧說：「這間屋子大有佳處，我過兩日還要回來，還會來這裡住宿，你們就別留給其他

客人了。」

瘍醫殷贊庵將這事告訴滄州的王友三，他說：「世上還真有逼奸縊鬼的人啊，橫虎之名，絕非虛得啊。」

少年綺語

科場是為國家選取人材的地方，並不是為試官們選取門生之處。鄉試的考卷是分房審閱的，再由房官推薦給主考決定取捨，然而考卷分卷沒有好與不好，更沒有一定數量，於是就有了撥房之例，將中卷超額房內的試卷，撥入中卷少的房內。

雍正十一年，歲次癸丑的會試，楊丈農先的房內（楊丈諱椿，是先父姚安公之同年。），撥入考卷的人數就有十分之七。楊丈也不介意，他說：「撥入的諸多試卷，實在是勝過我的房卷，我不敢心存分別，致使黑白倒置。」（此話是我聽座師介野園先生說的，先生的試卷就是撥入楊丈房裡的。）

乾隆七年，歲次壬戌的會試，諸襄七前輩不願接受撥卷，一房中僅中了七卷，總裁也任由他這樣做。聽聞靜儒前輩是本房第一卷，成為第二十名上榜。王銘錫竟然沒有選出魁選。任鈞臺前輩閱卷，卻是一房兩魁啊。

乾隆十二年，歲次戊辰的會試，朱石君前輩被湯藥罔前輩選為房首，實

實際上是從金雨叔前輩的房卷撥入的，所以金雨叔也是一房兩魁啊。當時都沒有異詞，所刻的同門卷，都是我親眼見到的。

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的會試，錢鐸石前輩以藍筆畫牡丹，遍贈同事，一同入闈的人互相傳遞那幅畫，還互相題詠詩句。當時顧晴沙員外撥出的試卷最多，朱石君撥入的試卷最多，我在顧晴沙的藍畫上題寫下：「深澆春水細培沙，養出人間富貴花。好似豔陽三四月，餘香風送到鄰家。」

邊秋崖前輩和我的詩韻，寫下：「一番好雨淨塵沙，春色全歸上苑花。此是沉香亭畔種，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題寫朱石君的藍畫，寫下：「乞得仙園花幾莖，嫣紅姹紫不知名。何須問是誰家種，到手相看便有情。」

朱石君自和詩韻，寫下：「春風春雨剩枯莖，傾國何曾一問名。心似維摩老居士，天花來去不關情。」

張鏡壑前輩繼續和韻，寫下：「墨搗青泥硯碗沙，濃藍寫出洛陽花。云何不著胭脂染，擬把因緣問畫家。」

「黛為花片翠為莖，歐譜知居第幾名？卻怪玉盤承露冷，香山居士太關情。」

都是多年密友了，好不容易都在一起了，脫略形骸，互以詩畫虐謔為笑樂，一開始大家也都沒有成見，關起門來開玩笑。

蔣文恪公當時是總裁，見到這些詩畫說：「諸君子的跌宕風流，當然都是佳話啊。然而古人的嫌隙，多起於俳諧，玩笑開的過了。不如都沒這些詩畫和和韻的詩句，豈不是更能保全友好知交的一場情誼呢。」

眾人都深深感佩蔣文恪總裁的言語，這是老成之人的見識遠啊，我在此錄寫，志少年綺語之過，後來英俊，慎勿仿效啊。

放榜

科場填榜完成之時，必定要卷起榜單，然後橫置於案上，總裁、主考，都要穿著朝服九拜，然後再捧出，堂吏說這是「拜榜」。

這真是誤會大了啊，若是以公事而論，一榜之中都是舉子，試官為要拜舉子呢？若是以私誼而論，這一榜都是門生，座主又為何要拜門生呢？若是以《周禮》內容來證明，說這種是拜受民數之文，那也是太過於附會了。

原來是放榜之日，當即就以題名錄進呈皇帝。錄不能先寫，必定要拆卷唱名，唱一名，榜上填寫一名，然後付上填榜的紙條，再寫錄一名。如今那張紙條還稱之為「錄條」呢，就是這個緣故啊。必要拜而送之，這就好比拜摺之禮啊。

榜不放，錄不出；錄不成，榜不放。所以錄條與榜紙必要一起放在案上，

眾考官才拜。可是榜紙大、錄條小，燈光晃耀之下，人們只看見榜單而不見錄條，所以誤認為拜榜啊。

更後來或有繕錄未完成的，可是已經快天亮了，或是有考試官急於復命，於是先拜而行。所以才有拜時不放錄條於案上的時候，時間久了居然視為固然。

堂吏或許因為曾經看見沒放錄條就拜了，以後竟然都不放錄條了。又因為錄條既然不放了，可以暫緩，隨後再追送去給皇帝，以至於書寫榜單完成後，都沒有錄條可以陳放了，繼而竟然潛移錄條於榜單之旁。

我曾經將放榜的疑問請教先師阿文勤公，公詳細敘述李文貞公的這些言語。文貞公即阿文勤公己丑年的座主。

禁忌

翰林院的大堂從不開啟中門，說是一開啟了，則掌院不利。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開《四庫全書》館，質郡王臨視，司事者打開了中門，不久掌院的劉文正公、覺羅奉公相繼逝世。

又翰林院門前的沙堤中，有土凝結成丸，儻若有誤碎的必定折損翰林。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的那一年，雨水沖激露出其中一丸，被兒童丟擲碎

裂了！吳雲巖前輩不久也歿了。

又原心亭之西的南隅，翰林中有父母者，不可以設坐在那裡，一但設了坐位，則有刑剋。陸耳山當時還是學士，他毅然不信，將座位設在那處，竟然丁外艱，父親歿了！至於左角門久閉不開啟，一開啟則翰林院的司事者會有譴謫，這就無人敢試了，所以不知道是否有驗了。

其餘各部院，也各有禁忌。如禮部的甬道屏門，依著舊例不加搭渡（搭渡以夾木二方，夾於門限，坡陀如橋狀，使堂官乘車者，可從中入，以免於旁繞。）。錢鐸石前輩不聽，隨即發生有人跑去天壇燈桿鬧事。這一定有理存在，只是人們不能詳其理在何處而已。

翰林院狐女

相傳在翰林院的寶善亭住有狐女，人們都管狐女叫二姑娘，然而人人都知道，卻又都不曾見過牠的形跡。只有褚筠心學士齋戒時住宿過寶善亭，當時他夢見一個麗人攜帶著他行走，逾越高大的牆壁如踏雲霧。到了城根的高麗館，遇上了一位老叟。

那老人家驚問：「這是褚學士，一姑娘為何這樣造次？快快送他回去。」褚筠心遂霍然醒來。這是褚筠心學士在清礎堂自己說過的故事。

不能訟察

神奸機巧的手段，有時也會不靈；仗著口袋的錢多了，就恣意橫暴，有時候也會敗事。以神奸狡詐利用錢財生事，或是用錢財來使奸詐的事，這種事總是說不清也講不明啊。

景州李露園說，燕齊間有家富室的主人失偶，妻子死了，接著他看見里人的新媳婦非常豔麗。

他私下裡派了一個老媽子去她家旁邊租房子住，與豔婦她們一家當起了鄰居，千方百計的到她家找公婆游說，還拿豐厚的金銀賄賂她的公婆，叫老人家以不孝的罪名將豔麗的媳婦離婚，還相約不能叫兒子知道這事。

又另外買通一個與豔麗媳婦娘家人相識的婆婆，不時到媳婦娘家去，也是重金賄賂，游說女方的父母。

一時公婆刁難，家中不寧，公婆就假意送媳婦回娘家去。公婆還假裝似有悔意，留下來一與媳婦吃飯，可是長輩叫媳婦的時候，媳婦已經回到房裡去了。隨即彼此言語相侵，公婆和媳婦發生口角，以至於互相謾罵，公婆於是真的驅逐了媳婦，可也不使媳婦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媳婦就繼續住在娘家了。

這是一種花錢使人休妻，又是拿了錢以後休妻的事，竟是公婆與母家同謀的事，可是都無跡可尋啊。

隨即那兩個婆婆就詐稱為艷婦作媒，再與兩家議起婚事了，那個富室主人竟然忌諱那個艷麗媳婦因不孝被離婚，又說她娘家貧窮，不適合嫁給他這種有錢人等等，於是那個富世主人謀取艷婦的計謀，也無跡可尋了。時間一久，又再有親友為之作合，艷婦還是嫁給了那個富室主人。

她原來的丈夫家雖然貧窮，卻也是故老士族，丈夫是個讀書人，因為迫於父母之命，放棄了無罪的妻子，竟然快快成疾，病了！可是他還希望破鏡再合；當他一聽聞被父母休了的妻子再嫁有期，竟然憤鬱而死。

死了以後，他的鬼魂為厲於富室家，合巹之夕，燈下見形，幽靈撓亂不使他兩人同衾共枕，就這樣鬧了好幾個夜晚，於是富室主人就改在白天要和艷婦同床共睡。

婦人又恨恨說：「豈有故夫在旁，而與新夫做這種事的嗎？又豈有三日新婦，竟然要白日閉門和男人做那種事的嗎？」她大聲哭泣，都不從。

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富室主人去延術士來劾治鬼魂。那術士登壇焚符作法，指揮叱咤好像看見了什麼，遽然起身謝去！

術士說：「我能驅邪魅，卻不能驅逐冤魂。」

又延請僧人禮懺也無靈驗，忽然那富室主人想起來了，那個冤魂生前頗為孝順，所以連妻子被休了，也不敢出言阻止，他於是再拿錢賄賂艷婦的舊公婆，叫他們來曉諭兒子的亡魂。公婆然雖痛失愛子，然而卻更愛金銀，父母竟然都來一起怒罵兒子了。

鬼魂泣說：「父親母親來逐我，我沒有再來的理由，就讓我去地下諸地獄訟告吧。」從此冤魂遂絕。

不出半年，那個富室主人竟然死了！這是那隻冤魂告贏了嗎？那個富室主人奪人艷妻的舉措和計謀，就連《鄧思賢》這本專寫訟案的奇書裡，也沒有範例可循，就是包龍圖再世，也不能明察，況且他靠著錢神就能驅鬼，心計可謂巧啊！

可是再怎麼厲害，卻躲不過幽冥業鏡。聽說他為了奪人艷妻，所費不下千金！也沒有高興多久，人反而死了。他可謂是人世間最拙的人啊，那裡巧了呢！

張相公廟

京師有一座張相公廟，其緣起已經無從考究了，也不知道張相公是誰？也有當地人以為是河神。然而河神最好是住在沽水、灤縣之間，京師並不是

河神所治的地方。

又密雲也有張相公廟，那裡實在都是山區，並非水國，若說是河神，那不是離開河水更遠了嗎？這些都是巷里之談，實在未足徵信哪。

我說唐朝將領張守珪、張仲武都曾經鎮守平盧，考高適的《燕歌行》序，那首詩實在是為張守珪所作的。

一則曰：「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再則曰：「君不見邊庭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看起來寫詩的人，對於張守珪是大有微詞啊。

至於張仲武，則是摧破奚寇，有捍禦保障之功，他的「露布」也就是寫捷報的旗幟文字內容，至今還記載於《文苑英華》。

以理推之，也許是當地人立廟祭祀張仲武，也未可知啊？現在我扈從在外，行篋無書可檢視，等到將來扈從回鑾以後，應當詳細考證。

第二十卷 灤陽續錄二

一館吏議敘得經歷，需次會城，久不得差遣，困頓殊甚。上官有憐之者，權令署典史。乃大作威福，復以氣餒轢同僚，緣是以他事落職。邵二雲學士偶話及此，因言其鄉有人方夜讀，聞窗櫺有聲，諦視之，紙裂一罅，有兩小手擘之。大纔如瓜子，即有一小人躍而入，彩衣紅履，頭作雙髻，眉目如畫，高僅二寸餘。掣案頭筆舉而旋舞，往來騰踏於硯上，拖帶墨瀋，書卷俱污。此人初甚錯愕，坐觀良久，覺似無他技，乃舉手撲之。噉然就執，蹣跚掌握之中。音呦呦如蟲鳥，似言乞命。此人恨甚，逕於燈上燒殺之，滿室作枯柳木氣，迄無他變。煉形甫成，毫無幻術，而肆然侮人以取禍，其此吏之類歟？此不知實有其事，抑二雲所戲造，然聞之亦足以戒也。

昌吉守備劉德言，昔征回部時，因有急檄，取珠爾土斯路馳往，陰晦失道，十餘騎皆迷，裹糧垂盡，又無水泉，姑坐樹根，冀天晴

辨南北。見崖下有人馬骨數，雖風雪剝蝕，衣械並朽，察其形別，似是我兵。因對之慨歎曰：「再兩日不晴，與君輩在此為侶矣。」頃之旋風起林外，忽來忽去，似若相招。試縱馬隨之，風即前導；試暫憩息，風亦不行。曉然知為斯骨之靈，隨之返行三四十里，又度嶺兩重，始得舊路。風亦然息矣。眾哭拜之而去。嗟呼！生既捐軀，魂猶報國，精靈長在，而名氏翳如，是亦可悲也已。

謂無神仙，或云遇之；謂有神仙，又不恒遇。劉向、葛洪、陶弘景以來，記神仙之書，不啻百家；所記神仙之名姓，不啻千人。然後世皆不復言及。後世所遇，又自有後世之神仙。豈保固精氣，雖得久延，而究亦終歸遷化耶？又神仙清靜，方士幻化，本各自一途。諸書所記，凡幻化者皆曰神仙，殊為無別。有王媼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嘗告先母張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約六七十，居一

小庵，拾山果為糧，掬泉而飲，日夜擊木魚誦經，從未一至人家。有就其庵與語者，不甚酬答，饋遺亦不受。王媼之姪傭於外，一夕，歸省母，過其庵前。道人大駭曰：『夜深虎出，爾安得行！須我送爾往。』乃琅琅擊木魚前導。未半里，果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別亦自去。後忽失所在。『此或似仙歟？從叔梅庵公言：「嘗見有人使童子登三層明樓上（北方以覆瓦者為暗樓，上層作雉堞形以備禦寇者為明樓。）』，以手招之，翩然而下，一無所損。又以銅盂投溪中，呼之，徐徐自浮出。』此皆方士禁制之術，非神仙也。舅氏張公健亭言：「磚河農家，牧數牛於野，忽一時皆暴死。有道士過之，曰：『此非真死，為妖鬼所攝耳。急灌以吾藥，使臟腑勿壞，吾為爾効治，召其魂。』因延至家，禹步作法。約半刻，牛果皆蹶然起。留之飯，不顧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先以毒草置草中，後以藥解之耳。不肯受謝，示不圖財，為再來熒惑地也。』

吾在山東，見此人行此術矣。』此語一傳，道士遂不復至。」是方士之中，又有真偽，何概曰神仙哉！

李南澗言，其鄰縣一生，故家子也。少年挑達，頗漁獵男色。

一日，自親串家飲歸，距城稍遠，雲陰路黑，度不及入，微雪又簌簌下。方躊躇間，見十許步外有燈光，遣僕往視，則茅屋數間，四無居人，屋中惟一童一嫗。問：「有棲止處否？」嫗曰：「子久出外，惟一孫與我住此。尚有空屋兩間，不嫌湫隘，可權宿也。」遂呼童繫二馬樹上，而邀生入座。嫗言老病須早睡，囑童應客。童年約十四五，衣履破敝，而眉目極姣好。試挑與言，自吹火煮茗不甚答。漸與諧笑，微似解意。忽乘間悄語曰：「此地密邇祖母房，雪晴，當親至公家乞賞也。」生大喜慰，解繡囊玉玦贈之。亦羞澀而受。軟語長久，乃掩門持燈去。生與僕倚壁倦憩，不覺昏睡。比醒，

則屋已不見，乃坐人家墓柏下，狐裘貂冠，衣褲靴襪，俱已褫無寸縷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馬亦不知所在。幸僕衣未褫，乃脫其敝裘蔽上體，蹙蹙而歸，詭言遇盜。俄二馬識路自歸，已盡剪其尾鬣。衣冠則得於溷中，並狼籍污穢。灼然非盜，無可置詞。僕始具泄其情狀。乃知輕薄招侮，為狐所戲也。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即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

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為守，反勞為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及賊將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眾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鬥，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擊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眾槍爭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為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眾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噪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蹌耳。」故是役以德為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

庶不淹沒焉。

由烏魯木齊至昌吉，南界天山，無路可上；北界葦湖，連天無際，淤泥深丈許，入者輒滅頂。賊之敗也，不西還據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為惶遽迷瞶也。後執俘訊之，皆曰：「驚潰之時，本欲西走。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其歸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神之威靈，乃及於二萬里外。國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蝟鋒螭斧，潢池盜弄何為哉！

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烏魯木齊核檢倉庫。及聞城陷，憤不欲生，請示溫公曰：「屯官激變，其反未必本心。願單騎迎賊於中途，諭以利害。如其縛獻渠魁，可勿勞征討；如其梟獍成群，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帥，不與俱生。」溫公阻之不可，竟

橐韃馳去，直入賊中，以大義再三開導。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事已至此，勢不可回。」遂擁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濟，乃掣刀奮力殺數賊，格鬥而死。當時公論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屬，流人非其所治，無所謂縱也。釁起一時，非預謀不軌，無所謂失察也。奉調他出，身不在署，無所謂守禦不堅與棄城逃遁也。所劫者軍裝庫，營弁所掌，無所謂疏防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雖為常山、睢陽可矣。」故於其柩歸，罔不哭奠。而於屯官之殘骸歸（屯官為賊，以鐵劊自踵寸寸劊至頂。亂定後，始掇拾之。），無焚一陌紙錢者。

朱青雷言，曾見一長卷，字大如杯，怪偉極似張二水。首題《紀夢十首》，而蠹蝕破爛，惟二首尚完整可讀。其一曰：「夢到蓬萊

頂，瓊樓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湧海中間。遙望仙官立，翻輪野老閒。雲帆三十丈，高掛逕西還。」其二曰：「鬱鬱長生樹，層層太古苔。空山未開鑿，元氣尚胚胎。靈境在何處？夢游今幾回。最憐魚鳥意，相見不驚猜。」年月姓名皆已損失，不知誰作也。嘗為李玉典書扇並附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託之古人。」然青雷詩格，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調，與二詩筆意不近。或又曰：「詩字皆似張東海。」東海集余昔曾見，不記有此二詩否，待更考之。（青雷跋謂，前詩後四句，未經人道。然昌黎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即是此意，特襲取無痕耳。）

回部有富室子，形狀臃腫，步履蹣跚，又不修邊幅，垢膩恒滿面。然好游狹斜，遇婦女必注視。一日獨行，遇幼婦，風韻絕佳。時新雨泥濘，遽前調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扶持否？」幼婦

正色曰：「爾勿憤憤，我是狐女，平生惟拜月修形，從不作媚人採補事。爾自顧何物，乃敢作是言？行且禍爾。」遂掬沙屑灑其面。驚而卻步，忽墮溝中，努力蹣出，幼婦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恒惴惴，慮其為祟，亦竟無患。數日後，友人邀飲，有新出小妓侑酒。諦視，即前幼婦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強試問之，曰：「某日雨後，曾往東村乎？」妓漫應曰：「姊是日往東村視阿姨，吾未往也。姊與吾貌相似，公當相見耶？」語殊恍惚，竟莫決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托故逃席去。去後，妓述其事曰：「實憎其醜態，且懼行強暴，姑誑以偽詞，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於麥場積柴後。不虞其以為真也。」席中莫不絕倒。一客曰：「既入青樓，焉能擇客？彼故能千金買笑者也，盍挈爾詣彼乎？」遂偕之同往，具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釋。（妓姊妹，即所謂大楊二楊者，當時名士多作《楊柳枝詞》，皆借寓其姓也。）妓復謝以：「小時固識

君，昨喜見憐，故答以戲謔，何期反致唐突？深為歉仄，敢抱衾枕以自贖。」吐詞嫺雅，恣態橫生。遂大為所惑，留連數夕。召其夫至，計月給夜合之資。狎昵經年，竟殞於消渴。先兄晴湖曰：「狐而人，則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則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行且禍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於妓，仍謂之死於狐可也。」

郭大椿、郭雙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屢侮其兄，且詣縣訟之。歸憩一寺，見緇袍滿座，梵唄競作。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宣疏通誠之時，淚隨聲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為叩佛祈福也。」三槐癡立良久，忽發顛狂，頓足捶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語，反覆不已。掖至家，不寢不食，仍頓足捶胸，誦此一語，兩三日不止。大椿、雙桂故別住，聞信俱來，持其手哭

曰：「弟何至是？」三槐又癡立良久，突抱兩兄曰：「兄故如是耶！」長號數聲，一踴而絕。咸曰：「神殛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聖賢所謂改過，釋氏所謂懺悔也。苟充是志，雖田荊、姜被，均所能為。神方許之，安得殛之？其一慟立殞，直由感動於中，天良激發，自覺不可立於世，故一瞑不視，戢影黃泉。豈神之褫其魄哉？惜知過而不知補過，氣質用事，一往莫收；無學問以濟之，無明師益友以導之，無賢妻子以輔之，遂不能惡始美終，以圖晚蓋，是則其不幸焉耳。昔田氏姊買一小婢，倡家女也。聞人誚鄰婦淫亂，瞿然驚曰：「是不可為耶？」吾以為當如是也。後嫁為農家妻，終身貞潔。然則三槐悖理，正坐不知。故子弟當先使知禮。

朝鮮使臣鄭思賢，以棋子兩奩贈予，皆天然圓潤，不似人工。

云黑者海灘碎石，年久為潮水沖擊而成；白者為小車渠殼，亦海水

所磨瑩，皆非難得。惟檢尋其厚薄均，輪廓正，色澤勻者，日積月累，比較抽換，非一朝一夕之力耳。置之書齋，頗為雅玩，後為范大司農取去。司農歿後，家計蕭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二樓，詞賦家沿用之矣。朝鮮，琉球，日本諸國，皆能讀華書。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疆界袤延數千里，無所謂仙山靈境也。朝鮮，琉球之貢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國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檣萬里，商舶往來，均不聞有是說。惟琉球之落漈，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漈之舟，偶值潮平之歲，時或得還，亦不聞有白銀宮闕、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則三島十洲，豈非純構虛詞乎？《爾雅》、《史記》，皆稱河出崑崙。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蔥嶺。或曰蔥嶺其正源，和闐

之水入之；或曰和闐其正源，蔥嶺之水入之。雙流既合，亦莫辨誰主誰賓。然蔥嶺、和闐，則皆在今版圖內，開屯列戍四十餘年，即深巖窮谷，亦通耕牧。不論兩山之水孰為正源，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而所謂瑤池、懸圃、珠樹、芝田，概乎未見，亦概乎未聞。然則五城十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靈鷲山在今拔達克善，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餘間，即所謂大雷音寺，回部遊牧者居之。我兵追剿波羅泥都、霍集占，曾至其地，所見不過如斯。種種莊嚴，似亦藻繪之詞矣。相傳回部祖國，以銅為城。近西之回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回部云，銅城在其西萬里。彼此遙拜，迄無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人洲，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周編修書昌則曰：「有佛緣者，然後能見佛界；有仙骨者，然後能見仙境。未可以尋常耳目，斷其有無。」曾見一道士游崑崙歸，所言與舊記

不殊也。是則余不知之矣。

蔡季實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善應對，季實頗喜之。

忽一日，二幼子並暴卒，其妻亦自縊於家，莫測其故。姑斂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殺其夫，而後攜子以嫁。陰市砒製餅餌，待其夫歸。不虞二子竊食，竟並死。婦悔恨莫解，亦遂並死。」然嫗昏夜之中，窗外竊聽，僅粗聞秘謀之語，未辨所遇者為誰，亦無從究詰矣。其僕旋亦發病死。死後，其同儕竊議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毋論，即如昨日四鼓詣圓明園侍班，彼故縱駕車驟逸，御者追之復不返。更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及，急使僱倩。則曰：『風雨將來，非五千錢人不往。』」主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或以是耶？」季實聞之曰：「是死晚矣，吾誤以為解事人也。」

楊槐亭前輩言，其鄉有宦成歸里者，閉門頤養，不預外事，亦頗得林下之樂。惟以無嗣為憂。晚得一子，珍惜殊甚。患痘甚危。聞勞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往叩之。道士颯然曰：「賢郎尚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便死？」果遇良醫而癒。後其子治游驕縱，竟破其家。流離寄食，若敖之鬼遂餒。鄉黨論之曰：「此翁無咎無譽，未應遽有此兒。惟蕭然寒士，作令不過十年，而官囊逾數萬，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

槐亭又言，有學茅山法者，効治鬼魅多有奇驗。有一家為狐所祟，請往驅除。整束法器，剋日將行。有素識老翁詣之，曰：「我久與狐友。狐事急，乞我一言。狐非獲罪於先生，先生亦非有憾於狐也。不過得其贄幣，故為料理耳。狐聞事定之後，彼許饋廿四金，今願十倍其數，納於先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

人故貪恠，當即受之。次日，謝遣請者曰：「吾法能治凡狐耳。昨召將檢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後，竟殊自喜。因念狐既多金，可以術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脅以雷斧火獄，俾納賄焉。徵索既頻，狐不勝擾，乃共計盜其符印。遂為狐所憑附，顛狂號叫，自投於河。群狐乃攝其金去，銖兩不存。人以為如費長房、明崇儼也。後其徒陰泄之，乃知其致敗之故。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驅除妖厲，此其權與官吏侔矣。受賂縱奸，已為不可；又多方以盈其谿壑，天道神明，豈逃鑒察？微群狐殺之，雷霆之誅，當亦終不免也。

天高地遠，鬼神茫昧，似與人無預，而有時其應如響，殫人之智力，不能與爭。滄州上河涯，有某甲女，許字某乙子，兩家皆小康，婚期在一二年內矣。有星士過某甲家，阻雨留宿，以女命使推。

星士沉思良久，曰：「未攜算書，此命不能推也。」覺有異，窮詰之。始曰：「據此八字，側室命也。君家似不應至此。且聞嫁已有期，而干支無刑剋，斷不再醮。此所以愈疑也。」有點者聞此事，欲借以牟利，說某甲曰：「君家費幾何，加以嫁女必多費，益不支矣。命既如是，不知先詭言女病，次詭言女死，市空棺速葬。而夜攜女走京師，改名姓鬻為貴家妾，則多金可坐致矣。」某甲從之。會有達官嫁女，求美媵，以二百金買之。越月餘，泛舟送女南行。至天妃闢，闔門俱葬魚腹，獨某甲女，遇救得生。以少女無敢收養，聞於所司。所司問其由來，女在是家未久，僅知主人之姓，而不能舉其爵里；惟父母姓名居址，言之鑿鑿。乃移牒至滄州，其事遂敗。時某乙子，已與表妹結婚，無改盟理。聞某甲之得多金也，憤恚欲訟。某甲窘迫，願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妹家聞之，又欲訟。紛紜輾轉，勢且成大獄。兩家故舊戚眾為調和，使某甲出貲往迎女，而為

某乙子之側室，其難乃平。女還家後，某乙子已親迎。某乙以牛車載女至家，見其姑，苦辯非己意。姑曰：「既非爾意，鬻爾時何不言有夫？」女無詞以應。引使拜嫡，女稍趑趄。姑曰：「爾賣為媵時，亦不拜耶？」又無詞以應，遂拜如禮。姑終身以奴隸畜之。此雍正末年事。先祖母張太夫人，時避暑水明樓，知之最悉。嘗語侍婢曰：「其父不過欲多金，其女不過欲富貴，故生是謀耳。烏知非徒無益，反失所本有哉。汝輩視此，可消諸妄念矣。」

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婢曰文鸞，最憐愛之。會余寄書覓侍女，叔母於諸姪中最喜余，擬以文鸞贈。私問文鸞，亦殊不拒。叔母為製衣裳簪珥，已戒日詣車。有妒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文鸞竟鬱鬱發病死。余不知也。數年後稍稍聞之，亦如雁過長空，影沉秋水矣。今歲五月，將扈從啟行，摒擋小倦，坐而假寐。忽夢

一女翩然來。初不相識，驚問：「為誰？」凝立無語。余亦遽醒，莫喻其故也。及家人會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婦，余甥女也，幼在外家與文鸞嬉戲，又稔知其齎恨事，瞿然曰：「其文鸞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體，與夢中所見合。是耶非耶？何二十年來久置度外，忽無因而入夢也？詢其葬處，擬將來為樹片石。皆曰丘隴已平，久埋沒於荒榛蔓草，不可識矣。姑錄於此，以慰黃泉。憶乾隆辛卯九月，余題秋海棠詩曰：「憔悴幽花劇可憐，斜陽院落晚秋天。詞人老大風情減，猶對殘紅一悵然。」宛似為斯人照也。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孫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鵲亭記》曰：「鵲巢鳩居，謂鵲巧而鳩拙也。小園之鵲，乃十百其侶，惟林是棲。窺其意，非故厭乎巢居，亦非畏鳩奪之也。蓋其性拙，視鳩為甚，殆不善於為巢者。故雨雪霜霰，毛羽襍穢；

而朝陽一晞，乃復群噪於木梢，其音怡然，似不以露棲為苦，且飛不高翥，去不遠颺，惟飲啄於園之左右，或時入主人之堂，值主人食棄其餘，便就而置其喙，主人之客來亦不驚起，若視客與主人，皆無機心者然。辛丑初冬，作一亭於堂之北，凍林四合，鵲環而棲之，因名曰拙鵲亭。夫鳩拙宜也，鵲何拙？然不拙不足為吾園之鵲也。」案此記借鵲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虛構，是亦異聞也。先生之弟倉場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為校讎，因掇而錄之，以資談柄。

瘍醫殷贊庵，自深州病家歸，主人遣楊姓僕送之。楊素暴戾，眾名之曰橫（去聲。）虎，沿途尋鬻，無一日不與人競也。一日，昏夜至一村，旅舍皆滿，乃投一寺。僧曰：「惟佛殿後空屋三楹。然有物為祟，不敢欺也。」楊怒曰：「何物敢崇楊橫虎，正欲尋之

耳！」促僧掃榻，共贊庵寢。贊庵心怯，近壁眠，橫虎臥於外，明燭以待。人定後，果有聲鳴鳴自外入，乃一麗婦也。漸逼近榻，楊突起擁抱之，即與接唇狎戲。婦忽現縊鬼形，惡狀可畏。贊庵戰慄，齒相擊。楊徐笑曰：「汝貌雖可憎，下體當不異人，且一行樂耳！」左手攬其背，右手遽褪其褲，將按置榻上。鬼大號逃去。楊追呼之，竟不返矣。遂安寢至曉。臨行，語寺僧曰：「此屋大有佳處，吾某日還，當再宿，勿留他客也。」贊庵嘗以語滄州王友三曰：「世乃有逼奸縊鬼者，橫虎之名，定非虛得。」

科場為國家取人材，非為試官取門生也。後以諸房額數有定，而分卷之美惡則無定，於是有撥房之例。雍正癸丑會試，楊丈農先房（楊丈諱椿，先姚安公之同年。），撥入者十之七。楊丈不介意，曰：「諸卷實勝我房卷，不敢心存畛域，使黑白倒置也。」

（此聞之座師介野園先生，先生即撥入楊丈房者也。）乾隆壬戌會試，諸襄七前輩不受撥，一房僅中七卷，總裁亦聽之。聞靜儒前輩，本房第一，為第二十名。王銘錫竟無魁選。任鈞臺前輩，乃一房兩魁。戊辰會試，朱石君前輩為湯藥罔前輩之房首，實從金雨叔前輩房撥入，是兩叔亦一房兩魁矣。當時均未有異詞。所刻同門卷，余皆嘗親見也。庚辰會試，錢籟石前輩以藍筆畫牡丹，遍贈同事，遂遞相題詠。時顧晴沙員外撥出卷最多，朱石君撥入卷最多，余題晴沙畫曰：「深澆春水細培沙，養出人間富貴花。好似豔陽三四月，餘香風送到鄰家。」邊秋崖前輩和余韻曰：「一番好雨淨塵沙，春色全歸上苑花。此是沉香亭畔種，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題石君畫曰：「乞得仙園花幾莖，嫣紅姹紫不知名。何須問是誰家種，到手相看便有情。」石君自和之曰：「春風春雨剩枯莖，傾國何曾一問名。心似維摩老居士，天花來去不關情。」張鏡壑前輩繼和曰：「墨

搗青泥硯澆沙，濃藍寫出洛陽花。云何不著胭脂染，擬把因緣問畫家。」「黛為花片翠為莖，歐譜知居第幾名？卻怪玉盤承露冷，香山居士太關情。」蓋皆多年密友，脫略形骸，互以虐謔為笑樂，初無成見於其間也。蔣文恪公時為總裁，見之曰：「諸君子跌宕風流，自是佳話。然古人嫌隙，多起於俳諧。不如並此無之，更全交之道耳。」皆深佩其言。蓋老成之所見遠矣。錄之以志少年綺語之過，後來英俊，慎勿效焉。

科場填榜完時，必卷而橫置於案，總裁、主考，具朝服九拜，然後捧出，堂吏謂之拜榜。此誤也。以公事論，一榜皆舉子，試官何以拜舉子？以私誼論，一榜皆門生，座主何以拜門生哉？或證以《周禮》拜受民數之文，殊為附會。蓋放榜之日，當即以題名錄進呈。錄不能先寫，必拆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後付以填榜之紙條，

寫錄一名。今紙條猶謂之錄條，以此故也。必拜而送之，猶拜摺之禮也。榜不放，錄不出；錄不成，榜不放。故錄與榜必並陳於案，始拜。榜大錄小，燈光晃耀之下，人見榜而不見錄，故誤認為拜榜也。厥後或繕錄未完，天已將曉；或試官急於復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者，久而視為固然。堂吏或因可無錄而拜，遂竟不陳錄。又因錄既不陳，可暫緩而追送，遂至寫榜竣後，無錄可陳，而拜遂潛移於榜矣。嘗以問先師阿文勤公，公述李文貞公之言如此。文貞即公己丑座主也。

翰林院堂不啟中門，云啟則掌院不利。癸巳開《四庫全書》館，質郡王臨視，司事者啟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覺羅奉公相繼逝。又門前沙堤中，有土凝結成丸，儻或誤碎必損翰林。癸未雨水沖激露其一，為兒童擲裂，吳雲巖前輩旋歿。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

有父母者，不可設坐，坐則有刑剋。陸耳山時為學士，毅然不信，竟丁外艱。至左角門久閉不啟，啟則司事者有譴謫，無人敢試，不知果驗否也。其餘部院，亦各有禁忌。如禮部甬道屏門，舊不加搭渡（搭渡以夾木二方，夾於門限，坡陀如橋狀，使堂官乘車者，可從中入，以免於旁繞。）。錢籜石前輩不聽，旋有天壇燈桿之事者。亦往往有應。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詳其理安在耳。

相傳翰林院寶善亭，有狐女曰二姑娘，然未睹其形跡。惟褚筠心學士齋宿時，夢一麗人攜之行，逾越牆壁如踏雲霧。至城根高麗館，遇一老叟，驚曰：「此褚學士，二姑娘何造次乃耳？速送之歸。」遂霍然醒。筠心在清礪堂，曾自言之。

神奸機巧，有時敗也；多財恣橫，亦有時敗也。以神奸用其財，

以多財濟其奸，斯莫可究詰矣。景州李露園言，燕齊間有富室失偶，見里人新婦而豔之。陰遣一媼，稅屋與鄰，百計游說，厚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婦，約勿使其子知。又別遣一媼與婦家素往來者，以厚賂游說其父母，偽送婦還。舅姑亦偽作悔意，留之飯，已呼婦入室矣。俄彼此語相侵，仍互詬，逐婦歸，亦不使婦知。於是買休賣休，與母家同謀之事，俱無跡可尋矣。既而二媼詐為媒，與兩家議婚，富室以憚其不孝辭，婦家又以貧富非偶辭，於是謀取之計亦無跡可尋矣。遲之又久，復有親友為作合，仍委禽焉。其夫雖貧，然故士族，以迫於父母，無罪棄婦，已怏怏成疾，猶冀破鏡再合；聞嫁有期，遂憤鬱死。死而其魂為厲於富室，合誓之夕，燈下見形，撓亂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數夜。改卜其晝，婦又恚曰：「豈有故夫在旁，而與新夫如是者？又豈有三日新婦，而白日閉門如是者？」大泣不從。無如之何，乃延術士劾治。術士登壇焚符，指揮叱咤似

有所睹，遽起謝去，曰：「吾能驅邪魅，不能驅冤魂也。」延僧禮懺亦無驗。忽憶其人素頗孝，故出婦不敢阻，乃再賂婦之舅姑，使諭遣其子。舅姑雖痛子，然利其金，姑共來怒詈。鬼泣曰：「父母見逐，無復住理。且訟諸地下耳。」從此遂絕。不半載，富室竟死。殆訟得直歟？富室是舉，使鄧思賢不能訟，使包龍圖不能察，且恃其錢神，至能驅鬼，心計可謂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之業鏡。聞所費不下數千金，為歡無幾，反以殞生。雖謂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京師有張相公廟，其緣起無考，亦不知張相公為誰。土人或以為河神。然河神宜在沽水、灤縣間，京師非所治也。又密雲亦有張相公廟，是實山區，並非水國，不去河更遠乎？委巷之談，殊未足徵信。余謂唐張守珪、張仲武皆曾鎮平盧，考高適《燕歌行》序，是詩實為守珪作。一則曰：「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再則曰：「君不見邊庭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於守珪大有微詞。仲武則摧破奚寇，有捍禦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尚載《文苑英華》。以理推之，或士人立廟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篋無書可檢，俟扈從回鑾後，當更考之。



經典古籍新編